

肉圪坨正传

中篇小说集

.5



肉圪坨正传

中篇小说集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肉圪达正传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8.75 字数: 171千字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,000册

*

书号: 10088·852 定价: 0.71元

目 录

肉圪坨正传.....马 旭 (1)

春风又绿.....刘长安 (133)

肉 圪 坨 正 传

马 旭

传 前 短 语

老实加善良	可贵
老实加天真	可爱
老实加正直	可敬
老实加倔强	可畏
老实加懦弱	可怜
老实加无知	可叹

老实些吧，世人不会亏待你；
老实些吧，但不是傻子，如果你要生活下去。

两段闲言叙过，书归正传。名为正传，但既非史家手笔，也无树碑立传之意，不过撷取几人生活的片断，笔针墨

• 1 •

线连缀成篇而已。正传之人所以为肉圪坨，是因为写小说虽然依靠东拼西凑，总还得有个模特儿。而这篇小说正是以肉圪坨为模特儿的。由于此故，笔者还须在此郑重声明两句：一、读者切莫以为自己也是颗肉圪坨，便与小说中的人物牵扯比附。二、肉圪坨不是低能儿，不是傻子，在那段低能的傻岁月里，有几个人未干傻事？曾几何时，连那些机关算尽，聪明透顶的人，也顾此失彼，甚而至于死于非命，何况肉圪坨？肉圪坨并非笔者肆意捏造，他是六亿农民中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的一个人。

1 家世及其影响

一朵白云圪坨，压着一座山圪坨，山圪坨下住着一圪坨人家。这一圪坨人家有一个祖先远于上古年代就在这儿挖开窑洞，升起炊烟，犁出土地，撒下谷种……，据几位考古学家从这儿发掘出的骨针、陶片等遗物考证，这一圪坨的祖先便是大名鼎鼎的黄帝。

得知祖先是开天辟地的黄帝，这一圪坨的人自然高兴。居住在这一圪坨中的肉圪坨因此还感到几分荣幸与骄傲。但黄帝毕竟是远祖，而肉圪坨连近祖的名字还叫不上来，甚至生身父亲的姓名也弄不明白。文化大革命前，他求省里来村里工作的几位考古学家为他考证家世、姓氏，考古学家欣然应允。他们在工作之余，从六十年代初期，考证到七十年代末尾，资料收集了不少，最终还是肯定了村里人们一代一代的

流传：肉圪坨的父亲叫面圪坨；面圪坨的父亲叫土圪坨；土圪坨的父亲叫泥圪坨；泥圪坨的父亲叫木圪坨；木圪坨……砖圪坨……铁圪坨……磁坨坨……铁圪坨……铜圪坨……再往上推，连甚么圪坨也不得而知了。

不过，考古学家据此考证到：肉圪坨的祖先从黄帝起，一直到面圪坨，上下几千年，都是实心实面的老实人。证据和理由很简单：浑名是人的标签，大凡圪坨，没有一颗虚空的。

祖先是实心实面的老实圪坨，祖先的血流在肉圪坨血管里，肉圪坨当然就成了老实人。尽管从黄帝到肉圪坨朝改代换，年深日久，七股八岔的不知派生了多少，但是，肉圪坨毫无取舍、不折不扣地承继了祖先善良、憨厚、忠诚笃实的性格，也承继了祖传的名号。他的名字上了出生登记簿；上了学校点名册；上了团员履历表；上了社员往来帐；上了入党自愿书……活生生地响在人们口头上，亮汪汪地回荡在幽深的山谷里。

俗话说：祖坟埋善鬼，后世无恶人。肉圪坨的家世对肉圪坨性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，然而，任何一种家族血统，决不是家族性格延续的决定因素。这正如君子的儿子不一定是君子，而强盗的儿子也不一定是强盗是一个道理，肉圪坨所以成为肉圪坨，主要原因在于生活环境的熏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。其中，又以肉圪坨的父母对肉圪坨的训养为主。常言道：不是一家人，不入一家门。肉圪坨的母亲也非大家闺秀，若论良善，较丈夫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若论实在，虽比不

过丈夫，却也逊色不了几分。肉圪塔三岁时，她就开始用她的全部心血，按丈夫的模式浇注儿子。她给沙圪塔不厌其烦地讲说谎孩子的小故事：“千万记住，说一句假的，狼就会吃你。”而肉圪塔的父亲面圪塔，则按土圪塔当年教养他的办法，让儿子站在青天红日头下：“看，太阳里有一只天狗，谁不老实，就咬断谁的脖子。”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一条狼，一条狗，把肉圪塔活活夹在中间。肉圪塔既怕狼吃，又怕狗咬，自然不敢说半句不真的，不实的，卯是卯，钉是钉，分毫无差。如此一晃几年，肉圪塔挎着书包入了学。入学第一课老师教写“毛主席万岁”，接着便日复一日地受到“说老实话，办老实事，当老实人”的训导。家教社教，双管齐下。如果说做老实人成为他一生最美好的愿望，那么，办老实事则是他一生虔诚遵奉的信条。他如同相信日月经天、江河行地一样相信做老实人、办老实事是至高无上的，否则就是卑下龌龊的。因此，本性忠纯的肉圪塔虽然年龄逐渐增大，生活面逐渐增宽，性格却笃厚如初，每说一句话，办一件事，都必须做到，碌碌砸墓碑——石打石（实打实）。

2 童 年

“肉圪塔，过来……过来！”绰号“小镢头”的赖小子张富贵老远招呼他。

入冬了，皑皑瑞雪把穷山秃岭装扮成一个银色世界。六岁的肉圪塔还穿着开裆儿、露屁股的单裤，走起路，一扇一

扇，刺骨的寒风卷着雪片直往裤里面钻。

“别怕，这回不拧你的耳朵，只问你一句话。”富贵抹掉流在嘴唇上的两道鼻涕，亲热地微俯身子，抓住他麻秸杆似的胳膊：“告诉我，你爹你妈是盖一块被子吧？”

肉圪塔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三个从破鞋里探出来的脚趾头，说：“我家就一块被子。”

“他们亲嘴不？”

“我没有看见。”

“听见响不？”

“响。”

“好小子！真是颗肉圪塔，回去后再问你妈，你是怎么生出来的，明天告诉我。行不？”

“行。”

肉圪塔回到家里，妈见儿子冻得嘴唇发紫两腿打颤，忙放下手里的烂棉絮，一把把儿子搂在怀里，用她温热的脸贴住儿子冰凉的脸，心疼地怨道：“还跑？看冻成甚样了！”

肉圪塔年龄小，可很懂事，他不愿在妈身上取暖，从妈怀里挣出来，连蹬几下发麻的双脚，将手放在火坑边，眨巴两下眼问：“妈，我是怎么生出来的？”

问题十分简单，可是对于儿子，做母亲的该怎样回答呢？她作难了。说实话吧，不能；不说实话吧，她从来没有哄骗过儿子，还时时事事要儿子说实话，她思谋一阵，觉得儿子问得蹊跷，说：“你问这做甚？”

“富贵叫我问的。”

听到是富贵叫问的，她松了一口气，拿起破棉絮，一边往开撕扯一边说：“以后少和富贵一块耍，富贵家往年是财主，咱是穷人，多见面，少说话。”

“富贵硬要问。”

“叫他问他妈去。”

肉圪坨得了“圣旨”，第二天一见富贵，不等富贵问，便按他妈教的说了。富贵两眼立刻瞪得溜圆，伸手抓住肉圪坨的耳朵，使劲一拉，痛得肉圪坨嗷嗷叫。亏了面圪坨拾粪过来，一声猛喝，吓得富贵没命地跑掉，要不，非在墙壁上碰他三个响头，算不了。

肉圪坨的童年横跨两大战争。抗日战争第二年，任性的爷爷土圪坨，咬定日本人不会杀他个风烛残年的白胡子老朽，守着两瓮赖以活命的粮食呆在家里，结果叫日本人的刀尖戳透胸膛。血教训了人们，擦亮了人们的眼睛，山顶上的信号树一倒，肉圪坨就爬在妈背上，夹杂在成群结队的人中，仓惶地钻入狼狐出没的山沟，爬进黑漆漆阴森森的“天窖”里，短则三天两夜，长则半月二十日，有天难见，有家难归。七年后，日本人投降，土皇帝阎锡山的“勾子军”窜到这儿，抢粮拉牛，洗劫一空。这以后的“中央军”大概嫌这儿穷乡僻壤，有点儿油水也已被阎锡山捞干，所以没有来光顾，外面混世大战，血肉横飞，这儿恰依然按农历入种，收获，按习惯吃穿坐行。全部外事活动，无非纳军鞋，交公粮，至多不过去修一条轱辘车路，运送物资到临近八路的一支部队。山外天翻地覆的世界变化，仿佛与这儿的人关系甚

微，人们大都过着与世隔绝，自食其力的寒呛生活。只有张富贵家土地多，山外有生意，眼界开阔些，说话横一些，吃穿讲究些，但富贵爹是个十足的浪荡子，吃喝嫖赌，无所不通，祖传家业到了他手里，几年光阴便弄得空空如也。所以，一圪塔四五十户人家，倒能互通有无，平安相处，很少闹纠纷。即便有些摩擦，也不外是这家的孩子打了那家的，那家的狗吃了这一家的鸡食，全是些鸡毛蒜皮引起的小口角，争吵半天，也就烟消云散了。肉圪塔童年就在这样一个贫穷而闭塞，愚昧而清静的世界里度过。村里没有私塾，五里外有一家，但当家人一来为不近便，二来出不起谷子，三来也不巴望子弟成龙变虎。因此，孩子能爬了坡，就跟着大人剌草放羊。肉圪塔家不养羊，肉圪塔闲着无事，东跑西颠，跟上了富贵。富贵比他精灵，岁数又大，常拿他当拐棍使用：“肉圪塔，给我下沟里灌一瓶泉水去。”“肉圪塔，给我到梁那边拔两根萝卜来。”“肉圪塔，给我搔一把脊背，有虱子。”肉圪塔对富贵下的命令，除了偷杏摘木瓜，没有不服从的。而当他忠诚地执行完富贵的一项命令时，富贵就拍着他的肩膀夸奖：“好小子，象个勤务兵。再给我灌水去，完了，我告诉你老鼠的洞有多少深，要不，领你去火雷峁，那里的野枣又大又甜，比家枣好吃几百倍。再不，我教你打闪人坑，上面搭上几根柴，盖上些土，担大粪的过来，一脚踩在虚土上，‘咚’一声，四仰八叉，跌进闪人坑，茅桶扔在一边，大粪糊子溅在他嘴里头，呸，呸，呸，唾也唾不及……”

出于好奇、嬉耍，肉圪坨帮富贵在山腰小路当中挖开一个三尺深的闪人坑。富贵折来树枝，架在上面。肉圪坨剜的青草，铺在树枝上。两人又在青草上盖了一层土，并脱鞋压上鞋印。一切伪装停当，两人一口气跑上山头，幸灾乐祸地躺在地埂上，等着观看他们的恶作剧。

山脚下，出现了一个黑点。黑点越来越大，一会儿就到了山腰，是个担大粪的。肉圪坨翘着脖颈看了半天，看不清是谁，正要问富贵，山腰里传来一声响，担大粪的跌入闪人坑，两只脱勾的茅桶势不可当地朝沟底滚下去。

“哎呀——”肉圪坨惊叫一声。

“走，看看是谁。”

富贵一跃而起，肉圪坨紧跟在后。两人抄小路下了山，藏在一颗巨石后，偷偷探出脑袋。

“是我爹！”肉圪坨看得真切，顿时满脸失色，呆若木鸡。

“还不快跑！”

肉圪坨流泪了。

“快跑！”

富贵推一把肉圪坨，掉头跑了。肉圪坨哭着追去。

肉圪坨惴惴不安地回到家里，面圪坨已经洗刷干净。肉圪坨如实坦白，面圪坨火冒三丈，狠狠揍了肉圪坨一顿，说：“老子再见你和富贵一起厮混，作践人，打断你的腿！”

肉圪坨知过悔过，半个月没有跟富贵。富贵身边失去小跑

腿，凡事都得自己动手，极不甘心。一天，他上山剌草，看见肉圪塔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挑苦菜，便轻手轻脚走过来。也是凑巧，这时候，不远处一条黑狗跑来，他灵机一动，大吼一声：“狼！”扔下手里的草，转身就跑。肉圪塔赶不上富贵，又见“狼”冲他而来，吓得两腿发软，竟半步也跑不动，坐在地上哭了。富贵急忙车转身，喊一声“快跑”，拉起肉圪塔，直到跑得气喘吁吁，才停了下来，说：“多险！要不是我，早叫狼把你活吞了！”肉圪塔惊魂未定，语无伦次。富贵又说：“实话告诉你，碰上狼虫虎豹，都恨不能长上十条腿，谁还管谁？你还不愿跟我，哼！”肉圪塔因富贵冒险救他，很是感动，说：“愿跟。”

富贵征服了肉圪塔的感情，于是，提出和肉圪塔结拜，并给肉圪塔解释，只要肉圪塔和他结拜，两人就成真兄弟了，有饭同吃，有衣同穿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肉圪塔不信富贵的话，但觉得他上无兄，下无弟，和富贵结拜成兄弟就不孤单了。另外，结拜兄弟后，富贵也就不会象以前那样常拧他的耳朵，即使别人动手打他，也有富贵帮他出气，便答应了。

撮土为炉，拾柴为香。肉圪塔学着富贵的样子跪下去。富贵一声“弟弟”，肉圪塔一声“哥哥”，于是，便成了一对结拜兄弟。

肉圪塔和富贵结拜以后，上东山，下西岭，富贵变着法儿哄骗他。有一回，过清明节，肉圪塔妈给肉圪塔分了二十个一串的白面“燕燕”和两盘“蛇蛇”。清明节过去半个

月了，肉圪坨除去送了富贵五个，还没有舍得吃一个。剃草走时，他妈怕他回来得迟，肚子饿，就把她的一个“蛇蛇”塞入肉圪坨怀里。富贵看见了，走到半路，双腿一叉，站在路中，指着一堆冒热气的黝黑牛粪说：“肉圪坨，你蘸上这堆牛粪吃我的‘蛇蛇’吧。”肉圪坨摇摇头。富贵伸出黑炭般的手：“那把你的‘蛇蛇’给我，我蘸上吃。”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！”肉圪坨从怀里掏出‘蛇蛇’递过去，富贵伸手去接，他又突然缩了回去，说：“怕你两口活吞了！”“这样不信人？来，拉勾！”“拉！一拉勾，二拉勾，谁说假话鬼剃头；三拉勾，四拉勾，谁做假事掉舌头！”拉完勾，肉圪坨为了保险，又让富贵对天盟誓。富贵“咚”一声，双膝跪地，仰面朝天：“谁不蘸上牛粪吃，天打五雷劈！”到此，肉圪坨诚心信服，把“蛇蛇”递过去。富贵接过“蛇蛇”，一跃而起，两只脚站在牛粪上，张开大口就咬，肉圪坨急了：“蘸上吃！蘸上吃！”“这不是站上吃，是坐上吃？”“那样站，我吃你的！”富贵把咬了一口的“蛇蛇”强塞入嘴，弯腰拾起一颗土圪坨，说：“你吃这圪坨。”肉圪坨倒退两步，后悔莫及。

富贵哄骗肉圪坨的吃食，也给肉圪坨吃他偷摘的瓜桃梨果，作为当哥哥对做弟弟的体贴。一次，富贵给了肉圪坨一个豁开嘴儿的鲜桃子，肉圪坨咬了一口，不对味，吐出来一看，桃瓢子挖空了，包一堆破碎的羊粪渣，直呕得他往上吐。“叫你再嘴馋，再嘴馋！”富贵乐得前仰后倒，肉圪坨气得满眼淌泪，坐在地上：“你真烂心肝……”“别骂我，

桃是翻转给的，他做的鬼。走，和他去算帐！”肉圪塔信以为真，抹掉泪，跟着富贵来找翻转。

翻转十一岁，母亲接连生了六胎女子，儿女庙里烧香许愿，磕破双膝，才生了他。他在院里砸榆皮，见富贵领着满脸怒气的肉圪塔恼悻悻地奔他而来，忙放下手里的斧头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富贵冲翻转眨巴两下眼皮，说：“肉圪塔找你。”“甚事？”肉圪塔有富贵做后盾，气粗嗓高：“甚事你还晓不得？你把羊粪包在桃里头，叫我吃……”“你胡说！”“富贵说的！”“他说我杀人了，你信？”“你欺负人！”肉圪塔与翻转一递一句嚷起来，越嚷越高，越嚷越快，就差一点要动手了。富贵伸手在肉圪塔背上猛托一掌，肉圪塔被推在翻转身上。翻转身子单薄，却很机灵，比他大两岁的富贵有时还让他摔个嘴啃泥。他乘势抓住肉圪塔的衣领，脚下猛一扫，肉圪塔身不由主，仰面朝天，倒在榆皮堆上。一条榆根垫在他脊梁骨上，痛得象锥子扎。“瞌睡了吧？怎么一推就躺下了？”富贵哈哈笑着，扶他起来：“没事，好汉不打头阵。来，三个回合，分出英雄、狗熊。”

肉圪塔怯阵了，摆着膀子，退往一边，泪眼花花地盯着富贵。他满以为富贵是他的结拜兄弟，会帮他出气，万万没有料到富贵坐山观虎斗，有意让他挨打。他想赶上前美美地揍富贵一顿，可是，拳头攥紧又松开，攥紧又松开。他年龄小，没有力量，打不过富贵，惹不起富贵，只有听任屈辱的泪水把愤恨的怒火一点一点地熄灭。

花开花谢，日月如梭。全国解放了。不久，乡政府派来

一位女教师，村里办起小学校。肉圪坨妈撕下二尺白土布，染成蓝色，给肉圪坨缝了一个书包。面圪坨把书包挎在儿子脖子上，说：“咱家往上数三十辈，没有一人进过学堂，放下扁担，认不得是个一字。托共产党、毛主席的洪福，穷人能上学，你可要多识几个字。嗯？”十一岁的肉圪坨点点头，说：“我要识满满一书包。”

肉圪坨兴高采烈地踏进校门，女老师给他起了个新名：有福。开初几天，人们感到名字新奇，跟着老师叫。叫了几日，人们又叫他肉圪坨了。不得已，女老师又将点名册上的有福改为肉圪坨。

十分幸运，肉圪坨的童年是以开始接受人类良知的教育结尾的。

3 品学兼优

“东方红，
太阳升，
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。
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，
他是人民的大救星。”

.....

歌声，脆生生的歌声，从心底发出，环绕在泥皮剥落的古庙上空，又一个早晨在歌声中姗姗而来。

十六个学生，从十岁到十五，全部是一年级，整整齐齐地坐在古庙改成的教室里。黑板是木头制的，上面涂了一层胶水黑煤。桌椅是石板搭的，俩人合用一套。肉圪塔和富贵分在一起，坐在当中。左边是翻转和一个男生，右边是两个女生，一个叫玉兰，一个是村长刘春云的女儿。

女老师领着大伙复习两遍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，新教了一句“新中国好，”教完，又点着名字一个一个叫起来，没有发现不会读的同学，这才布置了作业，抽空去做早饭。

女老师刚走，鸦雀无声的教室里就象飞回一只大蚊子，响起“嗡嗡嗡”的声音。过一会儿，肉圪塔身边的富贵一连干咳几声，接着便有人开始讲话：“喂，写几回了？”

“写错了，用一下你的‘皮头’”“挤甚！看把字也挤歪了。”“嫌挤，到外面去！”声音由小到大，霎时间吵成一片。富贵嚷得最高，肉圪塔在他胳膊上戳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也嚷？老师还叫你负责哩！”

“怎哩？负责就不兴说话了？我还要出去哩。”富贵斜一眼肉圪塔，扭头对玉兰说：“起来！我要出去，快些！”

上课时间不准随便离开座位，这是老师制定的守则，玉兰说：“不行。”

“我要撒尿去！”

“轰”一声，同学们都笑了。

富贵见玉兰仍旧坐着不动，两只手伸向裤腰，做出解裤子的样子，说：“让不让出去？不让出去？我就往你脚底